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徃徃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

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官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胡文恭公宿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

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爲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同列驚曰。其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瓘。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夏。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

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以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王洙修經武聖畧。仁宗覽而善之。命呂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畧。欲用學

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

欲用洙。與夷簡以為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

具記。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

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

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

富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奏曰。政府固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

足惜。柰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回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其忠直如此。

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

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家塾記

操守

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齊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齊為記。而官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

太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以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

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孔公道輔。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謫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

公果出。

彭公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傅時自効曾文昭公肇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傅厭簡公堯俞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劉公器之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贄二公子瞻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子瞻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

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思殿參政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爲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欲鈞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

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老，至麻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了，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頌曰：子容吾鄉里

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頌笑而不答。

田公錫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止。晏如也。

王內翰禹偁。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苟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苟惟終身而行之。

王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為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改。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吏軍政。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神道碑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魏公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皆不悅。獨杜祁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墓誌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云。墓誌

唐介為御史。以張堯佐因姪女有寵於仁宗。堯佐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上䟽論爭。卒奪宣徽景靈兩使。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鼎鑊不避也。介諍愈切。仁宗大怒。貶英州別駕。明日罷彥博。黜吳奎。公怡然南行。絕口

不爲人道。當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羨，登然有立志。後召充言事御史，特遣內侍賁告勅就賜，令乘驛赴朝。公至，不以一語自明。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前。

曾公鞏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

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

劉公恕道原爲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

王介甫

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

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浸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悻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

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矣。十國紀年序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

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妾，但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耳決配而已。驛召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曰：果為太保。

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

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不占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上下也。

孫甫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為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異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吏諭意曰：所爭者國事，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張公浚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做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庭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張公燾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

卧家秦素厚公命樓炤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它人某惟有去耳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晏公軫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公以母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官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晏公軫復平居靜默似不能言者及立朝論事則出

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不避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呂趙張秦韓揚輩。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不敬畏。方秦丞相檜在位。聲勢赫赫。附之者立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而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爲公危之。公處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養。至剛至大。有不可屈者。安能若是乎。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從。官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爲。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爲諫諍官也。

校書郎陳達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

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為名言。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韓魏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此。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為晚節之規。种放字明逸。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著。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

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王文正公曰。真賢相也。天書封禪等事。曰不敢爭議者。少之。爲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時寇準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曰。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官者。周懷政。而準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宋元憲公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

退及再登用。遂沉浮偷安云。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東坡志林

始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歐

陽脩得對。上曰。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脩具以朝議為對。上曰。卿意如何。脩曰。誠如外議。上又問彥博弼果如何。脩曰。陛下已用彥博等。復問其如何。臣所未喻。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儉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所料。南豐雜說

定力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并堦。復宴飲。至暮而罷。李迪爲王仲宣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略有間矣。

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至台郡守以十日之法遣廂巡起遣。必爲遷一寺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慄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慄至揚言怖公。次日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廷取索尊堯副本。而慄爲此以相迫脅耳。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爲撓。慄亦終不能爲害。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九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及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所。郡將遣其客來勸。

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柰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爲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唐介為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使。唐介力爭不已。上怒。詳見

諫諍門。貶介英州別駕。介之南遷。挈家渡淮。至中流。大

風波濤汎濫。舟人恐不免。飼魚鱉。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眾亦欣然。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

呂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公

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

滎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滎。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爾。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

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日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聽事。已聞其家哭。

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呂榮陽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墮在水中。時猶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家傳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頭。

清廉

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

冰檠聲

言行錄

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其妻貸於王文正公家。故天下稱其清。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及爲終身之恨。清節可敬。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徃。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

唐質肅公介。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曾公子固。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

粥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龍圖從易。爲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陳忠肅公爲越州簽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

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

有廉

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蘇公頌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知吾無包苴之饋也。

太宗時王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

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歸田錄榮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九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賣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它人可知矣。

清廉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益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儉約

李文靖公沆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又談苑云。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沆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來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或以車爲閨。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

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氊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爲長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憲公億爲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

葦席爲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憲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二府。以至于薨。九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旣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遺事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范忠宣公罷相。尹洛。三子皆衣布袴。先生尹公因揖上馬見之。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范忠宣公。尹公言行錄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

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
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
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
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
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
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
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
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
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
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

儉約

師公之儉云

范太史集

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温。

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

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

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

樂簞食。萬世師模。紆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

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

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

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

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

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蘇公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為寒素不若也。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祿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斬者

愧之遺事

陳文惠公居家以約儉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神道碑

石介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滎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

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呂氏雜記

溫公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餮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綦之子。削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

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舍

八雜志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溫公集

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

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湏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

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胡氏傳錄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則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娼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筭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

儉約

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娼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李端明辨疑謂非是

無嗜好

呂蒙正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檐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筆談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

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

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
嫗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
于此耳。若二姝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
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
聖慈垂憐。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
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
着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宦于人。必當送
府勘罪。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
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
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
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
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
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
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
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
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

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旣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官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官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

自警錄甲 一百一 推保
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更有甚工夫到此。程氏遺書

蘇公頌言。少時聞計用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鐘之徒出。而民困於培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龍神騰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慾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之。正處
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
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
力矣。今人寡言者。雖然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
必力。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詭詭者。為善為
惡。多見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曰。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
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
公徐一言以定。

胡公宿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謹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參政錫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韜晦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曾爲別。公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爲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闕闕。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揚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有門生爲縣令。杜正獻公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

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拯救防微，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旣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知，弗與辯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賤丈夫急已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遺事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氏談訓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管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却去房裏為甚恁地。

攝養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爲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爲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爲然。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安定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

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儂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

翼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

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李旼苦疔。旣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旣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

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慶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慶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滎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滎陽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

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
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陳瓘有斟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
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旣寤。即
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
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
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
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
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
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
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
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
矣。

好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弊。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陳文惠公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卞角之年。同於黷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

試罷復遇僧於廛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患蛤蜊數菴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滎陽呂公為郡。處令公帑多蓄鮓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物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

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湏其死，食生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

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李元

綱厚德錄



1
卷
目
下
11

三
百
六
十

